淡江時報 第 821 期

**誰是美國人？ 關懷族群尋找國家認同**

**一流讀書人**

書名：誰是美國人？

出版社：左岸文化出版

索書號：535.752 /8493

作者：賽繆爾‧杭廷頓

譯者：高德源、劉純佑、石吉雄

記者／翁浩原 攝影／林奕宏

書摘：

　《誰是美國人？》作者是已故美國作家杭廷頓（Samuel P.Huntington），內容討論族群融合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。杭廷頓從美國當代對於國家認同的危機開始，從歷史、社會帶大家回到過去的美國，找尋國家認同的起源，最後以人口和語言社會的基本統計數字作為實證，加上宗教社會學的資料，建構如何解決美國國家認同的問題。

紀舜傑 vs. 陳小雀

認識美國歷史文化 管窺國家認同

　紀：「美國」對我們來講很熟悉，但關於其深層文化面的了解卻不夠深入。所謂國家認同基本上就是「文化興趣」，很多人認為只有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才會爭取獨立或脫離，其實先進國家也有，如最近進入無政府狀態的比利時便是。美國有沒有國家認同的議題？有！而且超過我們的想像。只是不像有些國家演變成獨立運動或分離主義，讀者可以藉著

《誰是美國人？》這本書，認識美國的歷史、文化內容。

　陳：我也從事西語國家認同相關問題的研究，《誰是美國人？》談到墨西哥裔或西語裔對美國國家認同所產生的影響，引起我很大的興趣。墨西哥本身的複雜度就很精彩，有歐洲移民、原住民、印第安人，加上19世紀義大利波蘭，西班牙內戰的移民；把墨西哥人搬到美國來看，可就豐富了！

族群融合探美國立國精髓的瓦解

　紀：杭廷頓所討論的是「WASP」（White Anglo-Saxon Protestant, 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清教徒）所代表的美國文化。他認為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清教徒才是真正的美國人，他們所擁有的特質是美國文化的核心，新教基本的信仰，像是自由、法治、個人主義、講求在世功績表現等，是美國的立國精髓。只是十九世紀後半期，美國開始接納其他族群，打破了從前的組成，從以anglo-saxon人為主，接著融入日耳曼人、斯拉夫人及義大利人；近期則有亞裔黃種人、墨西哥人、拉丁裔到來，美國本來以清教徒為主的文化核心，開始因移民被瓦解了。幸好在冷戰時國家認同還可以建築在政治意識形態上，但是冷戰過後，國家認同最重要的就是self and other我體和他體的區分，所以他在書中提到，如果沒有敵人的話國家會分裂，因為你不知道要對抗誰。

　杭廷頓批評跨國主義 、全球化及多元文化，但我個人無法贊同。他在跨國主義，批評經濟菁英，所謂商人無祖國，他認為那些美國財團為了賺全球的錢，強調多元文化降低美國主義，因此書中認為美國的愛國主義和國家認同被瓦解，不只是墨西哥裔問題，還包括追求世界市場的經濟菁英等。

　陳：美國最主要的宗教就是基督教，你看美國總統就職要按著聖經發誓，還有就是從「In god we trust（我們信仰上帝）」這一句話更可以看見，在1956成為國家的座右銘，1864開始在銅板出現，到1957紙鈔也有，所以趕快看看你的紙鈔，非常有意思。書中，杭廷頓說在歐洲有宗教戰爭，美國沒有，但是反而美國對於宗教這件事情，更強烈，很有意思！

墨裔保留文化 杭廷頓憂乞丐趕廟公

記者：從書中如何了解拉丁移民和美國面對的國家認同？

　陳：杭廷頓在書中提到，墨西哥人是美國移民中少數認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族群，原因來自德州為當年美國人從墨西哥手中所騙來的歸屬問題；美墨戰爭中墨西哥割讓2分之1領土，所以美國的西南部以前都是墨西哥的領土等；照杭廷頓的說法，第一世界的美國和第三世界的墨西哥是連接在一起的，不像其他國家在地理上有分別，墨西哥人可以隨時進入美國，無論非法或合法，跨過就變成美國人。但這群人又好像不想融入、不容易同化，所以杭廷頓被認為有貶低拉丁裔民族的意味，墨西哥裔第一代使用西語，第二代還是學西語，然後又因地理環境近，來回美墨輕而易舉，讓杭廷頓感到國家認同有很大的危機感。杭廷頓害怕墨西哥裔自己的文化，已經超越美國文化，在他心裡，沒有辦法在新移民身上看到美國文化。

　紀：舉例來說，其他族裔到美國還是會慶祝自己的文化，但同樣也會參加美國國慶，融入美國社會，墨西哥人則根本不理睬美國或美國文化，所以開始發展出自己雙語社會。用台語白話來說，杭廷頓擔心的是「乞丐趕廟公」，在白人立場看來，那些墨裔來到美國很多是非法暫居，他們逐漸擴散自己的文化，杭廷頓覺得必須抵擋這個趨勢。

接納多元 學習異己 延續族群文化

記者：看完本書，如何對映美國與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？

　紀：杭廷頓撇開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，美國的情形對台灣的啟示很重要。國家認同來自愛國，所以我很認同杭廷頓在這裡的說法，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不清楚自己的國家，會很難凝聚向心力，這點很重要。但如果站在主流優勢的立場來看，就會變成所謂沙文主義。另外，杭廷頓提醒我們不論太平盛世或戰亂，都很難取得大家一致的意見，國家認同不應該有權力位階的壓迫，基本上同化就是一種壓迫，所以以前所說得大熔爐就是壓別人，強迫他人跟自己一樣。現在台灣面對的問題，追根究底還是國家認同。

　陳：這本書文字非常的淺白，而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杭廷頓給我們很大的反省。跟美國比起來台灣的居民有個性，當年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台灣是基地，隨著時間的改變，到今天我們應該要接納多元文化，因為台灣沒有單一文化和民族，我們繼承中國五千年，日本的五十年，歷史還是不要遺忘比較好。多元文化還是有他獨特的地方，如果要把他拿來做為政治上的議題會有很大的衝突，加上新住民是台灣必須慎重的議題，台灣現在的新住民，會不會就像墨西哥裔移民一樣，第二代會不會開始跟母親講一樣家鄉話？

　紀：你跟我不同就是緊張關係的開始。從另外的角度看，不同就是學習的開始，文化沒有優劣，這是基本態度。現在不講大熔爐，因為指的是同化，現在是沙拉碗，吃到的是什麼，就連小小的葵花子都吃得到。碗中存在東西都有美妙的地方，族群對自己文化的認同才能延續。杭廷頓用文化，立國精神的演變，加上他是國際關係的專家，書寫美國如何成為世界強權的過程，非常的專業不枯燥是其優點。





